

東萊呂太史文集

二十四

宋版麗澤論說附錄

第二冊



宋版麗澤論說附錄

序卦有言而後可大綱者有此句天下之事
安能成其大如士人為學有志伊周事
向前去至于八月有凶說者謂五月諸
已生即能知戒此未為知幾蓋一陰
方長即知二陰之生乃是未對法例



臨

序卦有事而後可大須看此句天下之事若不向前
 安能成其大如士人為學有志伊周事業也須是
 向前去至于八月有凶說者謂五月諸陽方盛一
 陰已生即能知戒此未為知幾蓋一陰已生此二
 陽方長即知二陰之生乃是求對法例卦體便可
 見蓋只是反掌間爾臨臨臨臨若能見此方是知
 幾豕剛浸而長止天之道也化育之功所以不息
 者剛正和順而已若知此理便識一陰一陽之謂
 道消不久也人自以為久且自建子至建未八月

三百五十六

集解

三十六

張四

之遠却言消不久也此句最好看蓋只是反掌間
 事耳學者能常思消不久之戒它日臨事必不失
 枝落節若持八月尚久之心事到面前必无措置
 象曰澤上有地臨為人上者須細玩澤上有地臨之
 象此不可只以上臨下之象觀之水地相浸漬而
 臨其上便自有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意

初九有感於四為四所說在下位而為上所說要須
 以貞則吉志行正也蓋其志在於行正道以利天
 下也蓋初以下位而感於上也
 九二初以下位而感於上而二以大臣而感於君故

亦云咸臨然下之感上須守其正臣之感君須戒於順

六三以陰柔在上處位不當却有兩路若知處位不當強煦煦說人則無攸利若知處位不當戒懼自守則可無咎甘臨求諸人既憂之求諸已

六四臨道上近故以此下為至伊川於象又發明三句蓋上得乎君身得其正下得其助臨之至也

六五以中順居尊下應九二剛中之賢謂之知臨大君之宜者此與後世所謂知臨不同後世之君自任一已聰明以臨下適足為不知蓋用衆人聰明

以臨下此乃大君之所宜也舜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之意

上六無應然陰之志必求陽下之二陽本不應乎上而上之志常在於內之二陽此所謂敦臨也敦厚也彼應我而我厚之者常也彼不應我而我猶厚之非常也敦也敦過厚之義上與三正應本當相厚未足為敦惟與初非相應而厚之所以為敦大抵在上臨下須看敦臨下雖未應在上不可不過厚以臨之如堯舜之世上厚於下下厚於上上下相應固盡善矣若盤庚遷都胥動浮言下不應上

如此盤庚三篇之戒諄諄告諭如此亦敦臨之意

觀

一陰生於姤二陰遯三陰否四陰觀五陰剝姤勿用取女剝不利有攸往否之匪人皆是不好惟觀四陰在下二陽為觀於上却與諸卦不同蓋治中有亂亂中有治觀卦體可見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上下交孚氣象

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五居尊位以中正為天下所觀須要順而巽一句蓋專中正而不巽順則亦非為上之道

集錄一

象風行地上觀風行地上無所不徧先王體之為省方之制如虞之巡四岳周之巡狩此却是據象取義聖人深居法宮之中精神所運無不到豈待省方而後觀民設散蓋精神無所不到而省方之禮自不可廢老氏言聖人無為只見一邊事

初六童觀小人道也辭雖指小人意却屬君子小人則可君子則不可

六三居下之上又接上體觀是則向是不是則退而脩正

六四須臾觀莫明於近蓋觀近則見得親切洪範曰

以近天子之光蓋惟近乃見其光華此却不論地之遠近乃心之遠近志異道殊雖近而遠尚友千載雖遠而近孔子之於陽貨堯舜之於驩兜近而遠者也孟子之於孔子文王之於舜遠而近者也九五居人君之位故須觀我之所坐德教刑政之類事事合於君子之道人人歸於君子之域方始無咎且九五陽剛中正之德處於尊位觀之極盛者也不謂之无咎无不利只謂之无咎者蓋使天下皆為君子是人君本分職事才得恰好故只謂之无咎人君居尊位最難自觀蓋左右前後阿諛迎合然却自有驗得處俗之美惡時之治亂此其不可掩而最可觀者也

噬嗑

利用獄須是去其間所以言獄者又須是推究病源所在不曰用刑而曰用獄者蓋獄者察其情也當察其何處間隔然後治之譬如人固是被私意間隔處各不同苟不察見間隔所在則枉用力噬嗑緣有物間隔故須用明與威治之然後無間不特治天下如此且如人身本與天地無間只為私意間之故與天地相遠苟見善明用心剛去私意之

身自與天地

先受刑者之大抵為惡先從發足處制之則惡必不能長矣薄於禁之使不待行也既不入於惡必自進於善之所由無咎也昔周公治商之頑民不急於它事乃切切在於禁其羣飲之惡夫何故商民染紂之沉酣遂致頑而不淳周公察其所從來自其所以為惡之本原而制之豈後人區區制其末流之比哉

卷之六

刑制

四

明

六二乘初剛是用刑於剛強之人刑剛強之人必須深痛故至滅臯而無咎也二居中正之位用刑之峻如此得非過於中乎治剛強而用嚴刑正如病深者用藥猛方得適宜乃所謂中也居中得正用刑之君子也乘初九之強暴而用刑以制之故不得不下毒手也人皆謂刑平國用中典即謂君子之中道殊不知以深刻之刑制強暴之惡正聖人之中也觀孔子溫和之氣象在朝廷便言唯謹爾處鄉黨則恂恂似不能言一旦見原壤之箕倨則以杖叩其脛見冉求之聚斂則鳴鼓而攻之聖人以嚴御惡政所謂中也

六三以陰居陽處不當位自不正而欲正人難矣哉

然而彼有罪惡之可誅則當誅之而不宥在我亦自无咎聖人言此真具有深意存乎其間何者噬臍肉而遇毒當於此知正己之道雖吝而无咎小人有惡從而治之在我則實无罪聖人不長小人之惡之意也聖人之言譬如倉公扁鵲用一藥而治二病立一言而正彼己其意深矣

九四此爻為間最大大凡噬乾肺乾肉皆去間之理也九四為間既大須用力深則所得亦大大抵人情當患難未平之時則克艱其事及患難既平之後則忘其艱貞故聖人特於此致戒後漢董卓為漢大間王允誅之至其終而不能艱貞漢遂復亂正此爻之所戒也

六五剛在四則為直而已五得中則為剛中大抵剛直中正之道本自我有患不能去其為間者耳間既去則所得非自外來

上九為惡之大一至於此為桀紂為盜跖皆以不能聽人之言也

賁

伊川曰合而後有文此說甚好小利有攸往當看小字雖如賁之文章亦止於小利有攸往而已

彖天下之人先須看其基本如何剛本強也文之以
柔故无不亨柔本弱也文之以剛則小利有攸往
文者文飾之也因其質之厚薄而加飾耳文王聖
人也得尚父佐輔之故為大聖人之事業周公伊
尹聖人也所佐者太甲成王而已則亦止於太甲
成王之事業日月星辰雲漢之章天之文也父子
兄弟君臣朋友人之文也此理之在天人常昭然
未嘗滅没人惟不加考究則不見其為文爾此一
段當看觀字唯能觀察此理則在天者可以知時
變在人者可以化成天下也

象山下有火賁火在山下山上草木皆被其光彩是
以謂之賁賁文也山下有火山上方有光輝猶文
章必從根極中來聰明不可恃人多恃其聰明以
折獄故失之於過君子雖聰明而不敢自恃其明
故於獄无敢折大抵无敢折獄者非謂延淹退縮
也乃周詳審察常若不明者之所為故曰无敢折
獄

初九大抵人皆以外物為光世平而君子必思所以久
遠之道初九一文本當從二之甚近不以二光華
可慕而遠從四則知久遠之道在此矣夫舍卑而

徒非謂有車而不之乘以義之不當故也象又恐人以道羨自負驕富貴羞王公故又曰羨弗乘蓋曰吾非輕富貴車服為不足道但義不當乘之耳義當乘則乘之矣若義之所在而乘之則亦足以光華此足以見君子不有外物之意

六二大凡有本則有文夫人之須不離於順以領文生於本無本之文則不足貴

九三居內卦之極又有離體故為文明之極故曰賁如濡如然又曰永貞吉何也蓋文之極須當守以正大凡有文之人自為人所重而此象之曰終莫

之陵者此蓋有說文士雖為人所愛而亦為人所薄若唐之王楊盧駱雖有文采終為人薄者以不正故耳若孔子孟子非不文也而後人仰之莫不肅然而敬者以其永正也六經之文亦然

六四白馬翰如此一句須當看且四與初為正應為九三之剛間隔故未婚媾初四雖為九三間隔然其從正應之志如馬之飛故後必合凡人之於事其所當合者終不為人所間然亦不可以為當合而不思慮也必如馬之飛翰而後可

六五大凡居君位者當使我裁制于人不可受人之

裁制今六五雖居君位而陰柔之才不足自守故
求上九之賢而資比之故去吝然自知其才柔弱
不足有為而資求於人與不求者固異矣故曰終
吉

上九伊川曰惟能質白其貴則无過飾之咎此一過
字須當看

易傳於賁卦論取象卦變之義甚詳恐讀者未易遽
曉今擇其可圖者隨文釋之

傳曰有取二體又取消長之義者雷在地中復山
附於地剝是也

復是陽長剝是陽消所以名為復者陽復名剝
者陽剝

又曰有取二象兼取二爻爻變為義者風雷益兼
取損上益下山下有澤損兼取損下益上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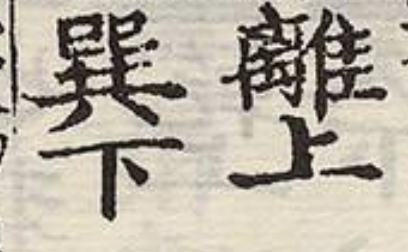
 巽上
 益
上本是乾下本是坤損上體四之陽將來益下體
初之陰此損上益下也故四變為陰初變成陽

 艮上
 損
上本是坤下本是乾損下體三之陽將來益上體
初之陰此損下益上也故三變為陰上變成陽

又曰有既以一象成卦復取爻之義者六之剛決
柔始之柔遇剛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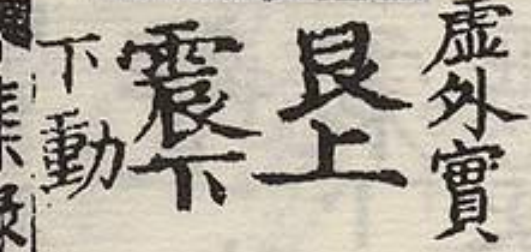
 兌上 夫五陽決之
 乾下 夫 陰是剛決柔
 巽下 始 陰始生於下與陽
相遇故曰柔遇剛

又曰鼎又以卦形為象

 離上
 巽下
目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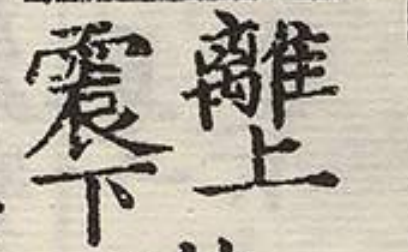
鼎中實受物鼎足

又曰有以形為象者山下有雷頤頤中有物曰噬嗑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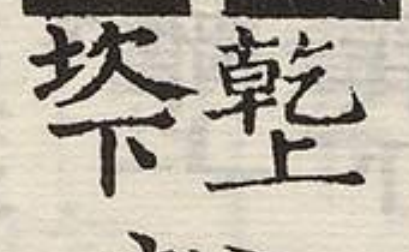
外實中虛外實
 艮上
 震下
頤 上下二陽中含四陰上止而下
動外實而中虛人頤頤之象

上止 下動

四十五

 離上
 震下
噬嗑 卦上下二剛爻而中柔外剛中虛人頤之
象也中虛之中有剛爻頤有物之象也

又曰訟無妄云剛來非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

 乾上
 坎下
訟 象曰剛來而得中也
謂之剛來者謂下體本是坤卦剛自

外面來變之爻為坎也剛爻只是從外面坤卦來非從上體乾卦來蓋上體乾三陽自足元不移動豈自上體來乎

☰☷ 乾上 震下

无妄象曰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

震下體本

自外面來變初之爻為震此剛之象也
來與訟卦同

又曰先儒謂賁本泰卦豈有乾坤重而為泰又由泰而變之理下離本乾中爻變而成離上艮本坤上爻變而成艮離在內故云柔來艮在上故云剛上非自下體而上也

先儒說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爻柔

伊川程氏說

集錄

☰☷ 坤上 泰

☰☷ 艮上 賁

賁

柔來 剛上 變 成 離 艮 上 賁

☰☷ 變 成 離 艮 上 賁

☰☷ 變 成 離 艮 上 賁

離下 賁

二曰柔

又曰乾為父 坤為母

☰☷ 乾為父

☷☰ 坤為母

乾初來變坤

坤初來變乾

坤中爻自變

乾中爻自變

坤上爻自變

乾上爻自變

无咎

剥之後繼之以復蓋陽无剥盡之理剥窮上反下纔到窮則必復此自然之理積惡之極則必思復善積邪之極則必思復正積陰之極則必思復陽且以剥之上九一丈觀之曰碩果不食譬之植果實既蕃必須採而食之餘果雖皆剥落其中須遺一兩顆不能盡食便自有發生意天地生生之理元不曾消滅得盡此剥之後所以必有復也夫復自大言之則天道陰陽消長有必復之理自小言之則人之一心善端發見雖窮凶極惡之人此善端亦未嘗不復纔復便有亨通之理且以卦體之文觀之初九一陽潛伏於五陰之下雖五陰積累在上而一陽既動便覺五陰已自有消散披靡氣象人有千過萬惡叢萃一身人之善心一復則雖有千過萬惡亦便覺有消散披靡氣象是纔復便有亨通之理 天地發生之初最是於萌芽始生之時要人營護保養且如草木萌動根牙初露易被摧殘惟能於將生之際遮覆蓋護則枝枝葉葉漸漸條達人之善端初發亦多爲衆惡障蔽惟是於出入將發之時養而无害然後自然朋來朋謂助

也如所謂德不必有鄰凡善類皆朋也凡日用
間遇事互有相發明吾之善者皆朋也萬善會聚
於吾身自然无咎自復身下數句次序節目整然
不亂反復其道七日來復此是天道消息盈虛自
然之理如自一陽之復積而至於二陽之臨三陽
之泰四陽之大壯五陽之夬六陽之乾皆反復自
道人於善心發處便充長之自可欲之善
於聖而不可知之之神亦是性中所固有
无疾入者謂剥之上九一爻來入於復之
初九古謂之入出者謂初九一爻漸出而為九二
九三九四九五上九故謂之出利有攸往此一句
最是做工夫處天道到一陽始復時便自此浸浸
而往人於善心發處便自此迤邐充長去亦何所
不到只為人纔到善心發處又為人欲障蔽不能
利有攸往人善心悔處日用甚多或聽言而於心
有悔或因觀書而於心有動或於應接事物而有
警悟於心日用間復處甚多雖大姦大惡之人亦
然唯其不能利有攸往故至於頻復爾豕者聖人
言一卦大體之意也剛反二字最要看出天道至於
復時何故都无障蔽為天能剛反剛反二字見得

天道復處人惟其不能剛反雖動而又以逆行故不能利有攸往惟天道能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來復天行也天行是解上兩句所以如此者是天道自然之運用也學者最要就天行上看天道之有復乃天行自然之道理人之善心發處亦人心固有之理天道到復時便運行无間人何故於善心發處乃不似天之順動而善心又多泯沒蓋為天以无心運用人以私意障蔽人雖以私意障蔽然秉彝終不可泯沒便是天行无間之理利有攸往剛長也惟剛長便能利有攸往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此一句最不可以言語解而可以身反觀天地以生物為心人能於善心發處以身反觀之便見得天地之心

象復自十一月觀之嚴霜暴雪正萬物摧挫时无生意安得有雷不知雷聲早已自潛於黃鐘之宮但雷伏在地下雖无朕兆之可見无聲音之可聞人自不知其所謂復蓋積陰沍寒之後而陽氣發生之理其在地中不輕發用者甚有力如人雖為窮凶極惡之事積於一身自外觀之若终无悔過之

心然固有之良心亦自具在或有動於中誰得知之先王以至日閉關前人之說多以為保養此善端先王知天地之心如此故以體法此說固不礙理究竟未是此皆聖人實事聖人以天地為本陰陽為端隨天時之動靜而應之當復之時靜以處之則盡裁成輔相之道苟不靜以處之則擾亂天地之性術數家以為厭禳之法固為鄙陋若只作故事看亦非須知先王以天人為一體人有善心不能充長蓋人以天人為兩體故也

六二下謂初也聖人指復處為仁此正與荅顏子之問克己復禮為仁相似蓋聖人之語只是一理

上六君道莫大於改過復善一不改過則非君道矣易臨傳曰至于八月凶八月謂陽生之八月陽始生於復自復至遯八月自建子至建未也二陰長而陽消矣又剝白一陰長則一陽消至建戌則極而成剝又復白姤陽之始消也七變而成復故曰七日猶七也今摠以圖明之

自來不

自來不

自來不

自來不

自來不

自來不

子復二月

自來不

自來不

自來不

自來不

无妄

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所謂復則不妄矣聖人終日
乾乾純剛不息何自外來之有易所以告學者也
苟不知復則流於妄而不自知矣

卦辭言不利有攸往而初九則曰往吉六二則曰利
有攸往蓋既曰无妄則已上別无去處動著便錯
才添纖毫則妄矣此卦辭所謂不利有攸往也雖
動著便錯然又非塊然不行也此理元自流行而
不息故兩爻皆以往為吉

獲不蓄而食蓋无妄天理也才耕獲留畝則是有
意作為非天理也故曰未富也蓋天然五穀我強
以人力耕獲之是認以為己有而私其富也不耕
獲前輩言述之者天也作之者人也正此文之謂
蓋述是循其天理自然无妄也作是人為人為則
妄矣易傳言心有欲而為者則妄也最好玩味
六三或繫之牛觀此爻人之徼求幸得之心皆可息
也象辭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其指示人尤為簡
切蓋无妄之得失必隨之初不曾得也

五以剛居中正之位二度以中正相應是順理而為
无妄此猶可識也剛陽而居乾體復无應與
亦謂之无妄此最妙砥譬言如為屋長短之中則易
見輕重之中則難識蓋四地位既偏聖人所以戒
人可以正固守之也此有二義以九居四剛柔相
濟為中中則无妄

九五居无妄之至惟能自信則勿藥而有喜易傳言
惟戒在動動則妄矣蓋是極正之理增分毫則為
贅過分毫則為過既已无妄而復動是亦以妄為
无妄之疾也象言不可試也試字最要着蓋疾則
无妄而猶欲試嘗其藥則已不自言矣即妄也如

曰疾者以青爲紅以白爲黑色初未嘗變也今惟當自治其目而色自定却无改色以從目之理上九无妄至理也而上九則至理之極也至理之極不可加一毫人僞於此而猶有行焉則乃妄而有眚矣天理所在損一毫則虧增一毫則贅无妄之極天理純全雖加一毫不可矣孔子稱顏子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未止則有所進既止矣雖少進亦不可故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蓋窮極則過過則反爲无妄之害言无妄之窮而又行所以災也

六畜

序卦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畜養也若无此理又何所養者无妄然後可畜此最爲學之要无妄則有誠誠立方可涵養畜聚也使誠不立則涵養者何物將何以爲畜也伊川曰止則聚矣纔止則自然有聚書曰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允誠也懷于茲者已止於此矣然後道始能積又中庸曰不誠无物惟誠然後有物惟无妄然後内充實而有主故可以畜於内若有妄安能畜哉惟无妄然後中有主自是畜之至於篤實輝光可也

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我所養既大然後可
以受爵祿當患難若未有所養而欲出爲世用亦
危矣所畜者既大而不正則反爲學者之害所謂
學非而博者也言語足以動人文章足以聳衆不
正則反爲害不如空无所有之人雖欲害物亦不
能爲大害故利於正有如是之人所畜者大而又
正則是道全德備充足飽滿可以有爲於世而亦
天下之所仰望者也故不家食則吉而利涉大川
以濟險也是聖人斟酌量力然後進而有所爲
畜既正而家食則凶畜不正而不家食亦凶惟畜
正故不家食則得其位行其道致君澤民而天下
被其利故吉涉大川則其才能可以濟危難而天
下安故利

彖剛健篤實此四字最爲根本惟剛健篤實故能輝
光日新其德自有光輝之理剛上而尚賢能止健
大正也夫難畜者莫難於至健之物若柔弱之人
則易爲畜矣是以止健必先有其剛健篤實及尚
賢之德然後可也惟其止得住是大正也乾之健
天下之至健也无一物能加之今也爲上九所止
者以其所尚者賢而大正也大正者理也天下之

健物莫能止惟理可以止之不家食吉養賢也此與卦之繇辭不同卦言有如是之人不家食而出於有爲則吉蓋以其人所畜者大則可以施爲也凡人有餘於己則可以施於世矣故乾之初九則勿用聖人於豕恐人以不家食爲賢者之吉則必求所以不家食者故又從而發明其義夫賢者之進就自有時命本无可喜可憂者若以不家食便爲吉則非賢者之所養矣故繼之曰養賢也言此者係國家之吉也非賢者之吉也以爲如是之人能使之不家食舉而在位此人君所以養賢而吉也

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常人之濟危難必用私意小智以求濟也聖人則不然順天理之自然而已湯武是也若涉難而不順天意是取敗之道也

象天在山中大畜天至大也而在山中此大畜也以形迹論之山安能畜天今且以近者論之則知有此理且人之一心方寸間其編簡所存千古之上八荒之間皆能留藏則知天在山中爲大畜有此理也君子觀此則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於古聖賢之言行考迹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如是而後德可畜也不善畜者蓋有玩物喪志者

初九陽欲上進為上六四所止是知有厲則利在已
而已已則不犯患難也以剛健之才而處於初又
乾健在下其欲向前而上進者何如哉然當大畜
之時為艮四所止則是屈抑而不能伸也故有厲
凡人之有剛健之才則其向進之心毅然有不可
犯者今為艮四所止則其心愈躁而不能堪且將
決裂四出而後已故聖人戒之以利己凡人在我
雖剛而時之所不可苟不顧而強求之則其犯災
也必矣

九二與六五為正應然九二恃剛陽之才必於上進
是剛健之人正欲放縱有為之時也然上為六五
制之而不得去是與說輻之義也有所畏而止之
以免災者初九是也无所畏知其不可過剛而止
者二也二以剛而居乎中見其時之不可而自止
焉以居乎中故曰與說輻言能度其宜見其不可
自說其與輻而不行也故象曰 亨先尤

九三夫初九與九二欲上進有為 為上所制畜然後
知止固自為易九三與上九為 應正是二陽相得
有為之時如良馬馳逐於道路 之間也當正得意

之時上义无人止制而知艱貞固守不敢放
閑輿衛使无傾覆之患最九三之難者也惟其知
艱貞而閑輿衛故利有攸往

六四制惡於未萌之時也六五制惡於已形之後者
也夫於惡之未萌而制之不使有是牯童小之牛
角則其角終无見矣何必於角蓋角者牛以之觸
物如人之惡念也及六五惡已形之後吾則於其
惡之起處從而制之可也夫制已形之惡不於惡
之關要處去之非得制惡之道夫豕之能噬嚙者
以有牙也今猶其牙是制其要會處也

上九大抵畜極則散如伊尹樂堯舜之道居畎畝之
中其畜可謂大矣必佐湯以發其所蘊是得時如
天之衢也故象曰道行得時行道之謂也

頤

易傳曰无養則不能存息此一句最當看凡人未嘗
无良心良知也石能知所以養之則此理自存至
於生生不窮矣息生也

頤貞吉頤須是正
止如堯舜禹湯文武則吉如邪
說養之則凶

彖辭辭既言貞吉
孔子復彖之曰養正則吉疑若

蓄也殊不知聖人一字之間自有无穷之意學者
若識則之一字庶乎知之矣觀頤觀其所養也自
求口實觀其自養也觀我之所以自養正與不正
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人皆知萬物
之自生自息而不知天地有以養之聖人德與天
地合故養賢以及萬民然萬民之多安得人人而
養之惟得其要會則所養甚約而所及甚博其要
先在於養賢而已

象伊川曰雷震於山下山之生物皆動其根芽發其
萌芽為養之象凡人之言天地養萬物不過雨露
之澤而已而此言雷者其義甚深故易傳有發動
之意此意當自體會

初九觀我朵頤凶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六三
拂頤征凶頤自初至三皆震體也震動也頤養也
動而求養故三爻皆凶是知躁動以求富貴利祿
無時而不凶也

六四居大臣之任而才質柔弱似不勝任唯六四到
此知自柔弱下有初九陽剛之賢屈己就養是亦
吉也內既陰柔必資人以養其威嚴固非色厲內
荏徒有外貌之威嚴也以其有所養然也其欲逐

逐无咎常人資人養以有能既得之則必認爲已
有而忘夫人是未必无咎也惟到此一節其欲賢
好下之心逐逐然相繼不已庶幾无咎也象上施
光也者譬如天之雨雖本興於山川至其及下則
是自天而下也六四本資初九而有能至其有爲
乃自六四下施也

易傳所謂柔順而正者以陰居陽謂之正以陽居陰
亦謂之正六五當人君之位天下所望而養者也
今山六五以柔弱之資資於上九以頤是拂君之常
經也然人君既知柔弱及任用大臣須是正一不
變乃吉如漢之元帝任蕭望之所宜居貞者也惟
任不專故恭顯得以陷之而卒亡漢室大抵資人
以有爲可小事而不可大事故曰不可涉大川

上九以剛健居師傅之任人君資之以有養是由剛
健以養者也然既有剛健之才又須有戒懼之心
兩者兼備然後可以涉大川使有剛健之才无戒
懼之心則是暴虎馮河徒勇也有戒懼之心无剛
健之才則是兢兢畏懦亦不能有爲也惟兩者兼
備故作大事而天下蒙其利又六五不可涉大川
上九利涉大川六五君也上九臣也君當量力臣

當盡力君當畏難臣當徇難君之患常在於太自
任臣之患常在於不自任

大過

大過兌上巽下兌說也巽順也為非常大過人之事
自常人論之必須剛毅勇力之人乃能辨此不知
辨此事者却是巽順和悅元不須動聲色

象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蓋大過雖本於理不
過然其事皆常人數百年所不曾見必大驚駭無
一人以我為是非有大力量何以當之若見理不
明者見衆人紛紛安得不懼見理明者見理而不
見人何懼之有我所行者左右前後縱橫顛倒無
非此理又何嘗獨立乎彼衆人紛紛之論人數雖
衆然其說皆無根蒂乃獨立也至此則我反為衆
衆反為獨矣

習坎

坎陷也陽居陰中則為陷離麗也陰居陽中則為麗
是知小人猶可以依附君子君子於小人群衆中
決無容身之地

常人言險必以為凶德坎所謂天險不可升也地險
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用乃如此蓋

易其道甚大百物不廢若惡險而棄之是廢一物廢一物不足為易

九五凡水火以常論之水屬陰火屬陽至以爻論之天一生水水中有陽故坎卦上下二陰中央一陽故水屬陽也夫水之流行必先盈滿而後流出若滿而盈則能出澗之類是也坎之未至於盈非坎深之故但水未能盈滿耳九五君位也如德未至於堯舜必求至於堯舜是坎而止於盈也若五爻特患未至於盈耳此君子所以釋之曰中未大也

上六此一爻否極必泰屯極必通坎極必出險理之自然也然而若知否極而泰不知致泰之道則不能去否屯極則通不能為致通之理則不能去屯上居坎之極必能出險然以陰柔之質居之則不知所以出險故三歲之久至於凶也

離

序卦陷必有所履故受之以離蓋言人居坎陷之地欲出其險必有所附履乃可

利貞亨言人有所附履不可不附於正人如孔子微服過宋乃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則所附得其

正可知故必占身乃亨畜牝牛吉畜字最要看出抵
人欲附麗人必恭順和柔乃可故曰禮恭然後可
以言道之方然人之恭順豈一朝一夕所可致必
畜養有素乃可

彖六抵人不可須臾離於正如日月之不麗乎天則
失其所以明百穀草木之不麗乎土則失其所以
生然則麗乎正者非明者莫能也欲附麗人必先
知其正乃能附麗不知其爲人安能附麗乎柔麗
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離卦蓋言人欲出
險雖不可獨立然必求附麗於人以一卦觀之一
陰居二陽之中故上下相輔所以爲麗然六五君
位而以六居之似乎非正殊不知六雖柔弱得五
則爲剛以六居五正所謂柔麗乎中正

象不曰二明乃曰明兩此以明繼明之義大人以繼
明照于四方正如堯舜之相授受文武之相繼如
曰重華協于帝此是以明繼明如曰明明在上赫
赫在下此亦以明繼明大抵天下道理本自相續
以明繼明目是常事後世徒見堯舜禹湯之後有
太康文武成康之後有穆王遂以堯舜禹湯文武
成康以明相繼爲異殊不知以明繼明却是常事

至於太康穆王昏亂乃是異常事雖不見而理常在
初九大抵人之念慮雖未發於外要當制之於未動
之先蓋離是火九是剛火則炎上剛則欲進火與
剛在乎用之如何耳善用之則火爲明不善用之
則爲炎上剛善用之則爲正不善用之則爲躁進
故必敬於先然後能无咎

六二以文明剛中之才居下體之中故曰黃離元者
善之長元吉蓋无以復加之吉然六二之所以吉
者正以得中道大抵才過乎中則是智者過之極
高明而不能道中庸致廣大而不能盡精微者也

九三居下體之上前明將盡後明將繼之時是猶死
生之際也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者彼畏懼者
其凶固明至於鼓缶而歌者雖自謂達死生之際
殊不知死生乃常事耳初无可樂才鼓缶而歌則
亦爲死生所動矣故皆凶也象曰何可久也此一
句最要者看日之既具自然傾沒雖千數萬計亦不
能留此何可久也之義

九四處近君之位聖人於此一文嚴其義峻其辭正
天下之大分明君臣之大閑謂九四大臣苟侵君
位突然而來則受莫大之罪焚者古之極刑然六

十四卦近君之位皆不明此意獨於離一卦言之何哉蓋離有相繼之義九四以剛強之才上逼君下繼下體之上大抵人臣之繼君必如舜繼堯禹繼舜乃可无舜禹之心即是莽卓

六五以柔順文明之才居君之位自可怡然燕處然位雖高而理實危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苟恃其尊則必底於敗故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惟離之六五能泣涕戚嗟而不敢安若書謂予曰北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所以致吉

上九一文正如成湯天乃錫王勇智表上萬邦然上九以剛毅奮發之才是天錫之勇也以離而居上是聰明睿智出於天錫以之出征則宋征西怨南征北怨是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亦如成湯伐桀簡賢附勢寔繁有徒其時罪惡不眾湯但放而已書曰迪簡在王庭有服在大僚則其餘皆非象曰以正邦也此亦表正萬民之義

